

四書經注集証

第一函
八冊

光緒庚子二月

四書經註集證

端方敬署



光緒二十六年歲

次庚子月正元日

四書經註集證叙

自有明以制藝取士士人膠衣
就傳未及徧治他經而於四子
之書則靡弗究蓋班史所云利
祿之途然也舊無四書之名宋
淳熙時取子朱子集註章句之

書頒之學宮科舉之法行其書
垂為令甲明史藝文志因別立
四書一類所收刪人之位五十
有九部上溯南宋以來先後論
著不下百有餘家大抵詳於明
義理而畧於治故實豈不以聖

賢緒論剖析毫芒資為身心性
命之益而其他固非所急與不
知魯鄒一綫之系大昌於新安
所傳布於今日者賴此編存其
於三代上之典章制度燦然可
覩下至名物訓詁無所不包而

考亭絕業以道向學為基觀所
序述及與友朋問答之言未嘗
不斤斤於漢唐諸儒之說確有

據依世之祖漢而祧宋者真目
睫之見已矣中吳文園氏輯有
四書經註集證十九卷儀徵太

傳嘗序而行之其書一遵朱註
而甄錄典故稽覈異同既無講
學家空疏臆度之辭亦無考據
家穿鑿支離之弊朱註援據諸
書時、得以考見而當年去取
之矜慎六因以窺其一斑洵讀

是書者之津筏也。今者屢承
明詔，釐正文體，操觚之士力崇
正軌。一革曩時奇袤詭僻之風，
竊恐墨守陳言，規矩繩尺之間，
局拘蹇而安僻陋，則目噎廢食，
束書不觀，甚非

朝廷博求通才之至意也爰取
是書付工精印以廣其傳俾學
者知所折衷焉

光緒二十有六年歲次庚子月

正元日使易端方謹



宋大儒定著四子書數百年功令所垂制義一途無不望的以趨承學之士先後從事於其書者層見迭出今具於續文獻通考經義考二書有可指數其目者殆不下五六百家其餘時師之講習鄉塾之抄撮尙不在其內可謂博矣綜其興趣大抵言義理者十之九言故實者十之一然一義理也而格致之說陽明與朱子互岐一故實也而禘祫之議子邕與康成爭勝若其他微文散義之牴牾者未易終窮而門戶黨援之習浸成於學士大夫之私意或反假四子書以爲之端是韓子所譏不合不公者也善乎

昭代大儒陸清獻公之言曰四書自經朱子訂定便如大禹平成天地一番後來者無容置喙此誠足以息鬯競而正趣向矣然言義理而極之誠正脩齊治平天人性命之秘奧言故實而極之典

章制度古今沿革是非之變與夫星官卜祝草木蟲魚之類無不
錯出其間是四書雖爲童孺口傳之業而實統滙條貫乎六經子
史固宜

國家著爲功令羣天下後世之通人鉅儒殫心力事編纂窮老盡
氣以冀幸其有一言之合者其托業甚大且要寧區區資帖括者
勦襲之具云乎哉夫天下英奇蔚起五車四庫之書可遍觀而盡
識也九流百家之說可旁咨而博攷也辨貳負鼯鼠之恢奇析琅
琊汪張之淵奧往往目不見睫如王伯厚所記東坡解孟莊子之
孝爲獻子雖三尺童子亦必侈口而笑之矣然則章梳句比窮源
引委近於學究所云云者自其出就外傳之初馴而習之以爲異
日洽聞殫見之基庸非汲引來學之盛心歟同里汪子石潭緘寄

蘇州吳文園先生所輯四書經註集證因受而卒讀之詳於故實而盡去其傳會義理循聲模響之習其注名物訓詁於本句之下并及朱子所引成語者則本元詹氏纂箋之例而廣之其博引古今人物出處而各列其原書者則本明薛氏人物考之例而變通之大旨一本朱子而後來考辨之精與其沿襲之誤確然有可依據者閒亦採入一二凡以期于是而已先生竭數十年採錄別擇之勤手輯是書意以砭義理空疎之失而爲談故實者息穿鑿攻擊之私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昧其解者比比也則是書之爲功豈淺鮮哉汪子旣刻以廣其傳并屬一言先之故爲道其原流分合之故以不沫作者之旨而并以見汪子殷殷嘉惠之誠善學者誠由此以得其大義微言之所在抑又不妨爲筌蹄之棄矣

嘉慶三年歲次戊午夏五月小暑後五日儀徵阮元序

機垂髫讀四子之書章疏句解性愚魯不甚通曉見時俗高頭講章依傍聖賢之言斤斤求肖萬一以彷彿於影響之間其所以爲後學計者至苦而或時喻時不喻卽其稍有開悟者又多不免於空踈之病蓋蒙養之難如此也早事衣食便輟舉業於此事遂從廢置豈復敢以不學未習之身妄作解人比來課兒輩讀書私冀其卒業于此未嘗不留心善本以爲少成習慣之助會蘇郡吳君子山司教六安因緣接晤什襲其尊甫所輯四書集證出以見示雖無能窺測淵微而以吳下人文之地淵源漸被又殫數十年搜羅纂葺之勤易稿三四垂老不輟殷殷嘉惠後學之盛心欲以使天下窮鄉僻壤開卷瞭然得緣以識古今名物之繁自其童年之朝搆夕染而早喻之也則由此以進於大成不可謂非先入之主

其賢於空疎者遠矣因爲抄錄一通以質同里諸先生重加是正
付諸梓氏旣以公吳先生之學於當世而區區期望來學之私亦
於是乎在刻旣成爲述其緣起時嘉慶二年四月廿四日江都汪
廷機識